

冬日暖阳斜斜铺展，邀三五好友，寻一处山明水秀之地，围炉煮茶。透明茶壶中，茶叶舒展翻滚，漾开琥珀色的光晕；炉架上，花生的焦香与金橘的清甜缠绕交织，混着袅袅升腾的茶香，漫过肩头。品茶、闲谈、沐暖阳，这已然成为现代都市人逃离喧嚣的新潮流，却让我幡然想起小时候，那些清贫却滚烫的围炉时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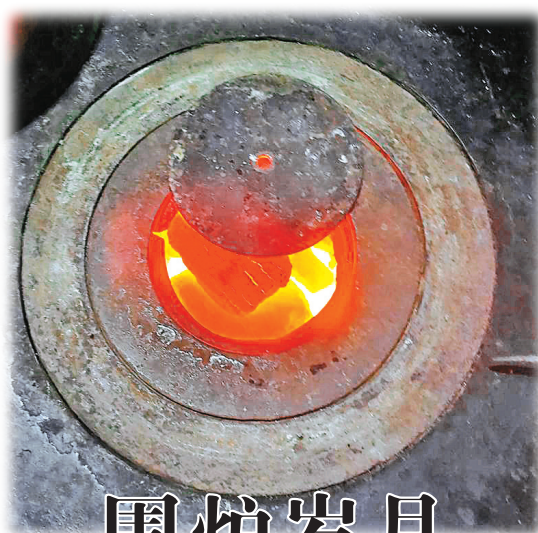
孩童时的冬天，似乎比现在冷得更透彻。冬至一过，北风像带了刃，刮得人脸颊生疼。

有一年，天气奇寒，父亲突发奇想：“咱们在堂屋挖个地火炉吧！”集镇小街的平房本就狭小，不比农村开阔，父亲要打造这么一个“嵌入式”火炉，在整条小巷里算是创举。说干就干，他找来黄土、青砖，在堂屋角落挖坑、留通风孔，一砖一土地砌起灶膛。地火炉炉面与地面齐平，不占空间，既能烤火取暖，又能烧水煮饭，一物两用。待夏天来临，只需在上面搁一块木板或一方小桌，它便悄然隐身，丝毫不破坏堂屋的整洁和美观。

地火炉第一次试火的场景，至今记忆犹新。父亲找来稻草和木块引燃，可湿土砌成的灶膛和炉面不助燃，浓烟顺着炉口冒出，很快弥漫了整个堂屋，呛得我捂着鼻子直往外跑，眼泪鼻涕糊了一脸。

当我捏着鼻子再跑回来时，堂屋已然换了模样——碗口粗的灶膛中，火苗跳跃着、舒展着，像一群欢快的小精灵。父亲蹲在炉边，双手撑着膝盖，看着自己的杰作，眼角眉梢堆着得意与自豪。“快来快来，这地火炉热和得很！”他摆好小板凳，一双布满老茧的粗糙手掌，在炉火上空弓成弧形，轻轻晃动着取暖。炉膛里的火光映在他脸上，把皱纹都熨得柔和了，格外慈祥。

往后的日子里，父亲总会挑回不少粉末状的煤灰，堆在屋檐下。他将煤灰和上水、拌上黏土，反复揉搓均匀，再搓成鸭蛋大小的煤球，一溜溜地排在墙根下晾晒。等煤球干透，就成了地火炉的专属燃料。只是煤球生火不易，每次都要铺一层稻草和一大把干柴打底，常常搞得满屋子浓烟，呛得人眼泪直流，燃烧时还总爱中途熄火，惹得父亲无奈地重新添



## 围炉岁月

□向萍

柴、扇风。

后来，蜂窝煤诞生了，这可算是一大进步。圆柱形的蜂窝煤上均匀分布着十二个小孔，比实心煤球疏松，更容易引燃。父亲还琢磨出不少节能小妙招：每晚临睡前，他会给干燥的蜂窝煤洒上少许水，再将煤块错开煤孔放进炉中，最后在炉口盖上一块厚厚的铁片——铁片不能完全盖严，必须留一道细缝，这样既能减少空气流通，又能避免蜂窝煤夜间燃尽浪费。待到第二天清早，只需掀开铁片，用火钳将蜂窝煤对齐煤孔，火苗便会顺着孔道蹿起，新一天的烟火气就此升腾。

凛冽的寒冬里，地火炉的温暖愈发珍贵，周边永远萦绕着融融暖意。我放学归来，第一时间就会把冻得僵硬的双脚踩在炉面上，一股热气顺着鞋底往上蹿，瞬间蔓延至全身。都说“寒从脚下起”，双脚一暖，整个人便像裹了层棉袄，即便屋外寒风呼啸，围在炉边的一家人，也自有温暖的岁月静好。

冬天的夜似乎格外漫长。忙完一天家务的母亲，把围裙解下来围在腰间当围兜，兜里揣着要纳的鞋垫、我们姊妹的旧衣旧裤。昏黄的灯泡挂在房梁上，光线像丝状的南瓜花，柔和地洒在母亲身上。她坐在炉边，低头挥舞着

针线，银针在布料上一上一下，不停地穿梭。偶尔，她会把针头插进额前的头发里轻轻磨蹭几下，沾些发油润滑针鼻，随后又继续缝缝补补，把对家人的爱，一针一线缝进衣物里。

下班归来的父亲，则喜欢在炉边给我们捣鼓各种手工玩具。他一边刨木、缠线，一边给我们讲他小时候放牛的趣事，讲他年轻时没文化带来的艰辛，讲他想读书却因父母早逝被迫辍学的无奈与遗憾。“万般皆下品，惟有读书高”，这是只读了两册书的父亲，在炉火边对我们说得最多的话。

我们几姊妹围在炉边，除了看书写字、温习功课，最开心的便是享受各种“炉边美味”。炉面上总摆着花生、南瓜子，还有煮熟后切成条的薯干，嚼起来又甜又有韧劲。父亲还总爱在地火炉的炭灰里，埋上几个洋芋或红苕。放学回家，我和弟弟就会急不可耐地蹲在炉边，用小木棍扒开滚烫的炭灰，把埋在里面的“宝贝”刨出来。

最令人难忘的，要数腊月里的美好时光。家家户户灌香肠、备年货，父亲母亲和姐姐们围在桌边忙碌，切肉、拌料、灌肠，欢声笑语不断。我和弟弟两个小馋猫，早就拿着火钳守候在炉边，趁大人不注意，夹起几块拌好作料的五花肉，就着炉火烤起来，美其名曰“先尝味”。火钳上的肉颜色渐渐变深、缩小，发出“嗤嗤”的声响，偶有油脂滴进炭火里，瞬间升腾起一缕缕焦香。

大年三十守夜，更是离不开这炉火。一家人围炉而坐，谈天说地，从街坊邻里的趣事聊到新年准备的新衣新裤，从我们的学业聊到对来年的期盼，待到后半夜，一家人聊得都想打打点心。父亲便在炉上架起小锅，水烧开后，放进炸好的坨子鱼、卤好的豆腐干，再掐几把鲜嫩的豌豆尖，边煮边吃。热气在炉边氤氲开来，一圈又一圈，把每个人的脸颊都熏得通红，也把团圆的幸福煮得滚烫。

如今，都市里的围炉煮茶精致雅致，却总少了些儿时的烟火气。那些围着地火炉的岁月，酸里裹着甜，苦中藏着暖，有说不完的家常，更有数不清的疼爱。那跳动的炉火，不仅温暖了清贫的童年，更照亮了往后的人生，成为我心中一段最柔软、最珍贵的念想。

## 乡愁（外二首）

□郎英

寒雀在李枝上翻跃  
点缀几声清音  
在空荡寂静里  
野草疯长  
让我举步维艰  
在小路上

环顾熟悉的群山  
和老旧的房舍  
灵魂与灵魂的对话  
总能将乡愁  
翻回几圈

诸多乡人  
在田间劳作的境况  
落日余晖、星光  
和远方的灯火  
相互交织  
早已远去  
仿佛与现在无关

脚下的大地  
无论我如何疏离

总有一只无形的手  
拉住风霜雨雪  
给我可循的痕迹  
找到了归宿

### ◎金樱子

当洁白铺满林间  
农人的指尖  
打开谷雨的请柬  
鸣叫的布谷鸟  
牵起农人的手  
把一粒粒豆种播下

像白绸缎织就的五瓣花  
写满想象  
在阳光轻抚的刹那  
我的鼻翼  
撞上了它的芬芳  
并掖在袖口

一转秋色  
橙黄的果实  
用镰刀轻轻剖开带刺的外壳

剃出茸毛与籽核  
汁液的浸润  
化作满口的香甜

不甘寂寞的铁锅  
在炉火的威迫下  
咧着嘴  
将竹篮里盛满的果实  
一口吞下  
蜕变成深棕色的汤  
分杯羹的木勺  
拉出琥珀色的丝线  
让微苦与回甘  
在舌尖上和解除微笑

### ◎寒拥帖

玉兰裹着花苞  
楝籽锃亮挂在枝头  
每个籽核里都住着  
未化的霜骨

我数过无数次阴晴转折  
总在抬眸处看见

北风把云托在掌心  
过溪壑，达山岭  
或变作一片片花絮洒落  
而泥土深处  
很多根系正在返回春天的  
最佳路径突围

伸出手掌接住预言  
让冰霜在脉纹间  
重新绘制春天  
当玉兰舒展花瓣  
刺痛双眸  
楝籽终于落下  
冻土便翻过身来  
用新芽作墨迹替我  
剔除沧桑之名

那时我将与返程的雪告别  
并把大地赐予的  
凛冽笔锋相赠  
同时签收绽放  
让我们彼此给予  
春的明信片